

半小时丛书  
BANXIAOSHI CONGSHU



# “414”将引起世界注目

南极 编



“414”

世界注目 将引起

BANXIAOSHI CONG SHU 南极 编

1988·哈尔滨

北方文萃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皎 李松樟

封面设计：李欣

半小时丛书

“414”将引起世界注目

“414”Jiang Yinqi Shijie Zhumu

---

北方文叢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木兰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5 10/18·字数9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87,740

---

ISBN 7-5317-0148-0/I·149 定价：1.75元

# 目

## 录

“414”将引起世界注目…………… 盛 李（一）  
一个伟大的平凡的女性

——贺子珍…………… 裴之偉（五九）

江青的丑恶灵魂…………… 小 边（一三〇）

少奇同志含冤去世追忆…………… 黄浦生（一三九）

伟人的狱中生活…………… 郭云梦（一五一）

图书文物大盗

——康生…………… 洁 煊（一八七）

“414”

将引起世界注目

· 盛 李 ·

秋日的初阳在云海中渐渐地冒出头来，它游移不定地巡视着喧腾的世界。最后，将光芒投落在这个东方大都市的国际机场上。

是一九八六年十月的一天，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的“三星”座机将在这里降落。还有四小时，停机坪上，早已集合了一千五百名身穿民族盛装的少女，犹如灰蒙蒙的大地上铺开一大片灿烂的鲜花。

机场一侧，停着三辆大型平板车。车上，拥挤着数百名中外记者。他们将以摄影机、摄像机，以他们耳闻目睹的情景，向全世界报道女王今日的风采。其实，他们已经做过先期报道了。电视盒里播放了介绍女王的资料像带，各大报刊也争先刊登了女王此行的消息。街谈巷议之中，女王也成了中心人物。

当然，这一切不仅仅是为了

女王。

又是一列轿车车队，一辆接着一辆，蠕动着，调头，停在了机坪的最南端。这是迎接女王去国宾馆的车队。为首的一辆开道车蓝白相间，颜色很特别。它轻捷地停稳了，熄了火。却不见有人打开车门。

车门紧紧闭着。郑剑飞看看手表，时间还早。他索性靠在后座上闭目养神。虽然只有三十来岁，但连日忙碌，也把他累坏了。他想忙里偷闲，打个盹儿，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

“小郑！郑剑飞！”车外有人喊他。郑剑飞睁眼一看，是市政府的新闻处处长。

“什么事？”郑剑飞问。

“电视台副台长来要求，多派一个采访组进国宾馆去。女王下榻的地方太大，一个小组没法工作。”

“这不行，”郑剑飞说，“不是都商量定了吗？中英双方各派一个电视采访小组。怎么突然又要改变？”

“电视台的同志，主要是对这座新开放的国宾馆有兴趣，想拍一条专题片，特别是拍一拍一号楼。反正离女王到的时间还早，用你的开道车把采访组送进宾馆的大门不就完了？”

“不行，今天不行。”郑剑飞语气里毫无商量余地。

“为啥？”

“一号楼马上要住客人。”

“谁？”

“国家主席李先念。”

新闻处长不再说话，悄然而去。

郑剑飞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想着他会怎样地被难以应付的记者们缠得头痛，不禁有些歉意，又有些庆幸。庆幸那些记者们暂时还没有摸到头绪，否则，他也要招架不住了。

英国女王在此地下榻的国宾馆，是中外记者抢新闻的热点。然而，多数人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那几万株参天大树织起的绿色屏障后面，是一片与世隔绝了二十多年之久的神秘的禁地……

新来的大学生郑剑飞走进市委招待处办公室，站在处长原平的桌前。

坐在绿铁皮保险书桌后的原平微微抬起眼皮，将年轻人从头到脚看了一眼，没有说话。

郑剑飞有些不安。从来没有用这样的眼光看过他。他回想着那目光，好象在电影和戏剧人物脸上也没有见过那种目光。就那么一眼，看起来漫不经心，甚至有些刻板。但郑剑飞觉得那目光象探测仪，已把他的五脏六肺看了个一清二楚。

“你用这张桌子。”原平指指墙角的小办公桌。他的声音沙哑而低沉，语气中辨不出丝毫的感情色彩。

郑剑飞想说声“谢谢”，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说出口来。处长身上的威严使他约束了平时的礼仪，一股服从的意识，不知不觉地滋生了出来。

“你读一下桌上的材料。”原平说完这句话后，又低下头去看自己桌上的文件，好象再也不想和新来的机要秘书多说一句话了。

保密条令、工作纪律、机要守则、情况简报，中央文件、市委内部通报……在郑剑飞的桌上垒起了厚厚的两摞。一个星期之前，他还是华大中文系秘书专业的学生，中央和市委的一些文件需要经过几次传达才能传达到他们这班学生仔的头上，没想到现在，竟能又快又直接地看到印着“绝密”字样的文件了。郑剑飞不禁有些兴奋。但此刻更吸引他的，却是刚见了一面的顶头上司、处长原平。他从两摞文件的缝隙里悄悄地注视着原平的背影，想从那看来没有多少个性的中等个头上猜测出一些个性色彩。

“笃笃笃……”有人叩门。

“进来。”原平头也不抬地说。

是副处长来了。他走近原平的办公桌，用耳语般的声音悄悄说：“北京来电，叶剑英的专列明天到。”

“接待人员集中待命。”

“是。”

副处长悄然地退出了办公室。

郑剑飞一字不漏地听见了他们的对话，他瞪大

了眼睛。平日里机敏的反应和感觉此刻都杳无踪迹了。

电话铃响了。靠窗的条桌上一溜摆着红、蓝、绿、白、黑五架电话机。响铃的是绿机子，郑剑飞顺手拎起了话筒。

“喂……”

“原平。”

“你是哪里？”

对方根本不搭理郑剑飞的问询，提高了嗓门：  
“你叫原平！”

原平接过了电话。他握着话筒，向右倾斜着脑袋，很仔细地听着，偶然答一声“是”。几乎不说两个字以上的词。

阳光透过钢窗玻璃，将原平的身影贴到了淡黄的油漆墙壁上。郑剑飞感到这拉长的暗影给办公室平添了一份神秘的色彩。

原平的脸方方正正，有棱有角，额头满是皱纹。花白的头发如一层薄霜闪着银光，一对深邃的眼睛象镀了锌一样，亮得有些刺人。然而他的脸部肌肉变化甚少，郑剑飞看着他，想象不出这张威严而淡漠的脸笑起来会是怎样一副模样。

“以后接电话，记下内容，不要多问。对方提问，你才答。”原平回到大办公桌后，又是头也不抬地说了那么两句。

“是。”郑剑飞不知不觉地也用上了这个字。虽

然很不习惯，但入乡随俗。再说，此刻他也想不出比“是”字更准确的字来回答上司的吩咐了。

办公室里只有他们两个。极静的房中，偶而响起翻动纸页的声音。郑剑飞有些沉不住了，拿起桌上的电话，想和女朋友通个话。

“你给谁打电话？”原平问道。

郑剑飞一怔，心想难道他背脊上也长着眼睛？

“这儿不准打私人电话。”原平又道。

“是。”郑剑飞泄气地说了一声，将话筒重重地架上了电话机。他只得重新拿起文件来读，但是已经减少了刚看到这些绝密文件时的兴奋。他有些烦躁起来。

毕业分配时，郑剑飞拿到去市委办公厅报到的通知单，确实高兴了一阵。比起那些分在工矿企业当秘书的同学，他是幸运的。这大约归结于他在校时门门功课都拿优的成绩，大约也归结于他在校学生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组织才干吧。可谁想到，进了这道门竟不能随便说话，连个电话都不能打呢？接待处到底是干什么事的，也没有人对他介绍。郑剑飞仿佛走进了一个秘密颇多的迷宫，一切都靠自己小心翼翼地去观察，去领悟了。他隐隐地觉得，未来的工作不会象原先想象的那么顺心如意。

原平好象看出了郑剑飞的心事，走到了他的面前。

“小郑，你刚来，我们就接到任务要干起来

了。接待处的日常工作就是安排好到此地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衣食住行。”

郑剑飞不觉“哦”了一声。

原平轻轻地拍拍他的肩头，又说了一句：“今后，一切要按指令办事。记住，不要问为什么。”

郑剑飞点点头。心里便是有一万个为什么，也不敢再问了。他又翻起文件，仔细看了起来。

又一份密件，引起了他浓厚的兴趣。详细介绍市委内部招待所四十五幢花园别墅的情况。郑剑飞想，今后将要奔忙出没于这些地方了，他一字不漏地看下去：

“415”——林彪

湖东路招待所——王洪文

国兴路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

原太路招待所——江青

香丁花园——武装暴乱总指挥部

金瑞路招待所——国宾馆

.....

郑剑飞看得心惊肉跳：没想到在一个拥挤不堪的城市里，会藏匿着空关着这许多秘密的去处。谁知道在那些行人可以看见的围墙和花园里，林彪、“四人帮”之流策划了多少骇人的阴谋呵！

密件的最后一页的下部，还有一行并不显眼的文字引起了郑剑飞的好奇。

“414”——叫谁，谁到。

什么叫“叫谁，谁到”？为什么不象上面那样注明情况？他忍不住想问处长。可是，“不要问”的纪律，使他话到喉咙口又囫囵地缩了回去。

午餐的时间到了。郑剑飞看到处长离桌，赶紧地收拾好了文件，站起身来。倒不是肚子饿了，而是这半天把他憋坏了。

“你去哪里？”原平问他。

“不是吃饭吗？”

“把这个戴上。”原平将一枚小徽章放在桌上，“这是特别通行证，没有它，在接待叶帅的这段时间里，你寸步难行。”

是一枚四边形的铜质徽章，上面凸现一条精致的小金龙。在咖啡色的写字台上，徽章被阳光镀上耀眼的金光。

去食堂的路上，要经过两道门。门口都有三个全副武装的军人站立守卫。郑剑飞走到第一道门时，两位持枪哨兵向她投来尊敬的目光，佩短枪的哨兵啪地一下立正，行了一个举手礼。郑剑飞以为身后有位高级首长，马上回过头去，却不料身后空无一人。他意识到哨兵是向他致礼，这叫他大吃一惊。他想起早上进来的时候，门口的哨兵十分仔细地检查了他的介绍信，还拦着他问长问短，最后又拎起电话与办公室联系证实后方才放行。

真是一条小小毫不惹人注目的小金龙，让人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吗？

市委小会议室里，正在举行紧急会议。市委书记亲自召集办公厅、警卫处和招待处的几位负责人，研究接待党中央副主席叶剑英元帅的工作。

“文革”后，叶帅首次视察这座大城市，“将对此地的党政军工作下达重要指示。安排好他的衣（医）、食、住、行和安全，对于坐在会议室里一班人来说，是一桩非同小可的事情。

各单位的负责人将预先制定的三套接待方案，一一递交市委书记审定。书记过目之后却连连摇头。“让叶帅住‘四人帮’用过的别墅，我不放心。湖东、原太、国兴三处别墅楼，内部的‘清查’工作刚刚开始，谁能保证万无一失？”

与会者面面相觑，无言以对。唯有原平，不露声色地端坐一方。这位手中握着四十五幢高级花园别墅的总管，在这个节骨眼儿上还有没有招数呢？市委书记不禁把审视的目光移到了原平的身上。

原平感觉到书记的逼视，他垂下了眼帘，盯着自己的黑皮鞋。

书记从他不自然的神态中觉察到他内心的剧烈矛盾。也就是说，他手里还攥着王牌。于是，书记毫不客气地发问了：“原平，房子的事，你最有发言权。”

果然，原平抬起脸与书记相视着，沉静地说：

“只有用‘414’了。”

说完之后，他伸手从警卫处长的烟盒里摸出一支香烟，点燃后猛吸了一口。辛辣的烟味呛了他，叫这平时不抽烟的汉子咳嗽不止。

“只有‘414’了？”书记追问一句。

“对。”原平点点头。

市委书记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也感到事情棘手。

“414”是一座巨型的花园别墅的代号。它是毛泽东同志生前在这个城市的秘密住处。毛泽东逝世后，仍处于绝密的管理之中。“414”虽属市委招待处，但因有“叫谁，谁到”的禁令，就连出任招待处处长半年多的原平，也不敢越雷池一步。

此刻，原平看着市委书记，渴望他能下决心，“414”这个神秘的地方，如果连叶帅都不能去住，那还有谁才能打开那扇大门呢？总不见得让那座巨型花园别墅永远空关下去呵。看着市委书记举棋不定的神色，原平又说了一句：“必须马上请示党中央，否则，时间来不及了。”

确实也没有比“414”更安全的住处了。市委书记离开了小会议室，去向市委第一书记汇报。最后决定以市委的名义，请示党中央。

北京的电话通了。中央办公厅对“414”也作不了主，必须请示当时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

小会议室里，大家耐心坐等北京方面来的答

复。此时，原平的心情犹为沉重，他知道此事不仅仅是一个“414”的问题。毛泽东在全国各地都有秘密住处，有些省市已提出要将毛泽东的住处作为纪念馆，好让群众瞻仰革命圣地，现在正等待中央决策，而此时此刻，市委作出的这个决定，真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大事呵。汪东兴同志会不会同意？市委的请示中央会批准吗？……

终于，市委书记出现在小会议室的门口。他面露喜色，第一句话就说：“中央同意了。”

“呵——”几位老成持重的干部不约而同地惊呼起来。原平也松了一口气。会议的气氛变得活跃了，市委书记用手敲了几下桌子，方才静了下来。

市委书记介绍说，“中央作了专门规定，今后，‘414’可以接待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原平靠在沙发上，合起了眼皮。其实他的情绪已兴奋到了极点。接到了接待叶帅的任务，他的脑子里就“策划”起这项秘密行动了。他要借这个机会，冲击“414”的大门。说来这个念头几乎是从原平出任接待处处长，见到那份写有“414”材料的时候就开始了。因为毛泽东最后一次住进“414”是一九六七年，从此以后，这座全国最大的花园别墅整整空关了十年。

中山环路的大花坛里，高耸着“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大语录牌。红底白字，远远地就能望见。

轿车绕过花坛，就进入了郊区。都市的喧哗在此地化作了一片连天接地的绿色的宁静。偶而有几座农舍，在绿色的风光中犹如童话故事中的小木屋。倏地，车速减慢了。

原平摇下了车窗玻璃，驾驶员也伸出了颈脖，左右张望。郑剑飞攥紧着汗津津的手心，生怕漏过什么似的，也探头向窗外看了起来。

“这是‘415’，对面该是‘414’了。”原平不太有把握地说。

“那是疗养院，我去过。”驾驶员说。  
是在寻找“414”？郑剑飞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不禁向处长投去了感激的目光。可是，“414”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难道连处长都没有去过么？他又感到疑惑了。

轿车缓慢地驶着，郑剑飞注意到沿途的门牌号码残缺不全，而且十分混乱。从100号后就跳了档，再出现一个蓝底白字的门牌时，号码已变成了“2059”。

轿车在公路上转了两圈，他们没有找到414号。原平让司机把车停下了。他拨动了车内的电台，调整频率之后，呼叫了起来。

“414，414，我是招待处原平，听到请回答……  
414，414，我是招待处原平，听到请回答。”

无线电台发出“嘶嘶”的响声。原平等了二十秒钟左右，开始了第二次呼叫：“414，414……”

郑剑飞大气不出一口，愣愣地看着处长，又看着电台。

“咔嗒”一声，电台的收信机开始出现信号：“原平，原平，我是414，我是414，听到请回答。”

原平立即按下发信机的开关，报出了轿车所在的位置。

“原平，请继续向前行驶。在你们的右前方将出现一片樟树林……”

轿车启动了，在电台收到的信号指挥下行驶。他们见到了樟树林，见到了林子外一排很长的黑色的竹篱笆。最后，车停在一扇用竹片扎起来的大门前。

“嘟、嘟、嘟，嘟——”驾驶员按响了三短一长的汽车喇叭声。果然，大竹门“吱吱嘎嘎”地开了。

轿车开进门，随即又停下。车后的大竹门又响起了“吱吱嘎嘎”的声音。车门两旁立了四个全副武装的卫兵。这时，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从茂密的冬青树丛里出来，走到前头蹲下身子，仔细看过车牌号码，然后又走近车窗，探进了脑袋，检查车内。郑剑飞学着处长的模样，挺直身子一动也不动。军官的目光在他们胸襟左上方注视了一番之